

看戏

□文/辛磊

那年我第一次看戏。以前也许是看过戏的,我曾认真地从记忆深处打捞,有一次把手都打疼了,还是渺无踪迹。无论对于群体,还是个人;也无论是记忆本身的故障,还是人为的遮蔽,遗忘的,便可视作不存在,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这么一来,我便有堂皇的理由,把自己第一次看戏的时间定为五岁那年春天。

没有戏台,给打麦场的中间搭一顶帐篷,就是戏台了。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帐篷,现在常见的帐篷,在我看来是很奢侈的,人住在里面,冬天保暖,隔绝风雪的侵袭,夏天凉爽,把阳光风雨挡在外面。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有这么一顶帐篷,一直是我久远不灭的梦想。四根杂木柱子四角竖起来,用破旧的麻绳挂住帐头,把几页破旧的芦席搭上去,这就是帐篷了,这就是戏台了。阳光射进来,帐篷里一半有阴凉,一半阳光灿烂,我在最前面抢了一个屁股大的地盘。那时候,我的屁股很小,观众都席地而坐。好长时间没下雨,黄土地龟裂开了,满地都是半寸厚的浮土。浮土很细,白面一样细,屁股坐上去,温腾腾的,抓在手里,温腾腾的,一手心都是抚摸乳房时的那种温馨。偶尔有人站起来,便会带起大团的土雾,许多人都会被笼罩得面目模糊,当即,嘴里的呼呼声,呵斥声,咒骂声,便盖过了戏台上唱戏的声音。戏台上那个钉鞋的人是我表哥。他是一个赤脚医生,给我打过针,他打得我屁股蛋子很疼。我很怕他,也很反感他。他就坐在我的对面,离我最多一步远。他脸上涂满了油彩。他蹲在帐篷边,那里阳光灿烂,他脸上的油彩消融了,与汗水搅和在一起,像谁把一颗熟透的西瓜砸在了脸上。他一只手拿了一根半尺长的木头槓,在地上梆梆乱敲。他身后是李奶奶和李铁梅。李奶奶是村二虎他大姐,李铁梅是二虎他大姐。二虎他大姐拖腔叫道:奶奶——“二虎他大姐居然也拖着长腔应答了。我急了,我说错了,叫大姐姐。我的叫声可能比较急切,传来一片哄笑声。钉鞋的表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攥紧手里的木头槓,作势要敲我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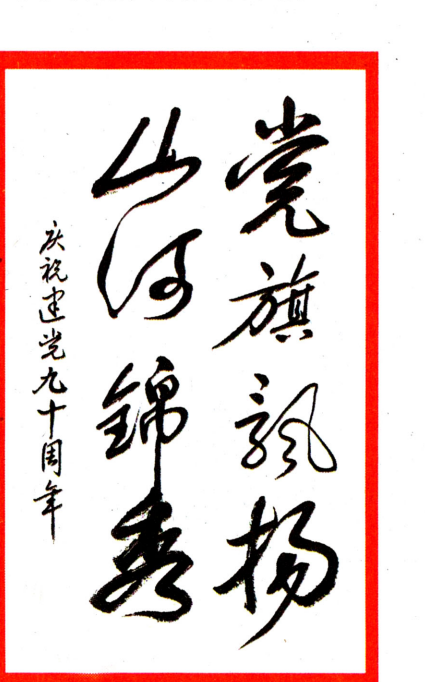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认定大人是不讲理的,明明叫错了嘛,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亲姐叫奶奶呢。我在木头槓的当面对峙下,没有做任何争辩。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我遇到不讲理的人,一般都保持高度的沉默。李玉和出来了,他是我表哥,他挂在身上的铁链子是我家拴狗用的,手中的红灯是我家的马灯。我喜欢表哥,虽然,他脸上涂满油彩,身上挂着拴狗链,我还是喜欢他。过了几天,我去农田工地玩。表哥脸上的油彩没了,身上的铁链没了,手中的红灯没了。他肩挑一副很大的柳条筐,筐里装满土粪,扁担咯吱咯吱,粪筐忽悠悠,他喘着粗气,嘴里还哼哼呀呀。据说,马上还要演出的。二虎他大姐和他大姐都在工地上,二虎他大姐把二虎他大姐叫姐,我心里有些忿忿然,我明明是对的嘛。我更反感表哥了,更对那些嘲笑我的大人不满了。二虎他大姐叫姐时,声音比叫奶奶好叫多了:姐——平声出去,中间拐一个溜溜的弯儿,再平声结束。表哥不再当医生,他被县剧团抽去专门演戏。我反感的人从我眼前消失了。几年后,他又回来了,赤脚医生已有别人当了。他和表哥,和二虎他大姐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农田里劳动。下了戏台,抹去脸上油彩后,他们的脸和大家一样,都是汗水和尘埃。

忆秦娥

□文/王如明

一
难忘也,芬芳花香思无邪。
思无邪,雅心皎洁,堪比明月。
更难忘却丽人侧,众生仰望多心法。
多心法,步履蹒跚,面露羞色。
二
婷婷耶,羞花闭月芙蓉谢。
芙蓉谢,只闻香榭,群芳空瘦。
彩裙飘曳惊飞蝶,银声入耳真清越。
真清越,丽声仙韵,应在天阙。
三
偶相惜,不安窘迫心志恹。
心志恹,假装沉着,难掩生涩。
半个世纪向隔绝,时光磨砺青春谢。
青春谢,满头华发,依然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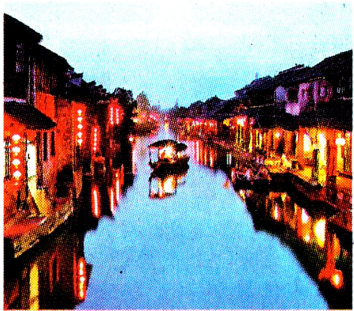
节,我用心向果农请教;深秋的时候,用心为它嫁接;开春的时候,请假跑十几里外折回别的杏花为它人工授粉……终于有一天,它又坐住果了。等到麦子黄了的季节,儿子吃着妻子买回来的甜杏说:“咱家的杏儿太太太酸。”
去年,它花开得艳,果结得多得压弯了枝头。麦黄的季节,我端了一盆的杏儿分与左邻右舍。之后,我亲手把它移栽到了大门外,跑了十来里地买回了生根粉为它放在脚下。我要盖房子了。
在我房子要上梁的前天,拉力的车撞上了它,工人们嫌碍事,锯断了它。上三楼的时候,我从架上摔了下来,肋骨痛了三个月。
又遇杏儿黄了的季节,朋友们说:你不写怀念过去咱们一起种地的情景。我说:还种地呢,再过两年,咱也就住上高层了,再写种地,年轻人看着,以为咱是胡说八道呢。要写,就写当下现在孩子们还能看到的事物吧。
晚上做了一个梦,忽然梦见了我小时候的杏树。
快四十的我突然发现,树是有感情的。尤其是我的杏树……



书法 唐博学

西塘旧梦

□文/倾城



与客栈于一体的美妙所在。上楼,雕花大床,古旧妆台,凭窗远眺,在昏黄的灯影里,西塘恍惚一坛醇厚的老酒;下梯,洋酒热饮,时尚静吧,歌一脚小憩,丰俭自便,西塘又是一处现代人的避风塘。一道

碑林

墙外,按捺不住寂寞的古树,拄着欲望的拐杖,穿墙凿壁追逐到墙内,追逐那一抹抹烟青色的信仰。步步慢,步步慢,一步一莲花地留下了沟沟壑壑里的记忆。
太阳在墙内泼墨,满院的金黄色。眼睛踩着石碑上没有墨香的梦呓,步步碎,步步碎,一步一轮回地和身边那挺起胸膛的“书骨”擦肩而过。
即使是物是人非,权力交迭施展出怎样的魅惑魔障,它们依旧“无能为力”,驱使命运去格斗信仰,乃至《颜家庙碑》《肚疼帖》不会去排斥《蜀素帖》……反而是信仰尊重着信仰,最后落地成书,落成一个共同的信仰——书魂。

兵马俑

这里,之前,黄土埋葬着黄土,涂抹成了一个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黄土开启了黄土,来来往往的历史脚步惊扰成了一座伟大的世界奇迹。
喜欢“坚守”这个词,坚守中蕴藏着灵魂对坚守对象的一种坚韧的信念和忠诚,可有理由亦无可理由,时间变迁难以改变初衷的选择,即使寂寞很重,即使危机重重,总有一股力量让眼神

曲江

远行的大唐,被时间雕刻在了纸上,空留他的情人——曲江,独守空房。
暮暮朝朝,相思苦;朝朝暮暮,苦相思。
赏花游湖,吟诗唱和,曾经的良辰美景恍在眼前;怎堪今日,良辰美景空虚设,不知与何人诉风情?!

傍晚

来,在天空翩翩起舞。晚饭后,街道,人们三五成群,四五一伙说说笑笑地散步。一帮老人在广场悠闲地打起太极拳,旁边一群妇女列队散开,扭动舞姿。石桌石凳处,象棋摊围满老老少少,杀声阵阵。
傍晚时分幸福甜蜜。楼下街口卖菜、卖馍、卖小吃、卖西瓜的小贩,注视着晚归和散步的行人,有的吆喝,有的招呼,有的说笑,抓紧一天最后的时机,希望有生意成交。有年轻的恋人走过,手挽手或肩依肩,水灵青春的脸上写满幸福和甜蜜。
傍晚时分温馨怀旧,或独坐或伫立,让心灵远离尘嚣纷乱的世界,感受自然的清灵。捧一品香茗,在氤氲缭绕中慵懒的翻阅好书。播放温柔的夜曲,静静的躺在床上,放松心情

怀念杏树

名的厉害小虫,我打农药、剪枝、一只只用火钳夹……可是都只能解决一半半的问题。这些小虫随着杏树叶一年春秋两季的生长周期而非常有规律地疯狂着。大的打下去了,叶子还在碎烂,仔细一看,破碎的叶片背面全是两三个毫米大小的小虫,排列得有如古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摆场。
当这些小家伙吃足长成,一条条就肥得像一颗颗胖胖的花生一样。每天傍晚,它们一蠕一蠕地往树下爬,每个晴朗的早上,它们又会一曲一弓地往树上爬。每天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在它们必经的树干中间等着它们,一只一只碾死……
每年冬天,我都会爬上梯子,把紧紧挂在梢头的像树皮一样颜色,像黄豆一般大小的虫卵一一找出来,一个用一个镊子夹出绿水来。慢慢地,杏树生虫的间期越来越长——不知什么时候,它头上没有虫子了。
为了让它结果,剪枝的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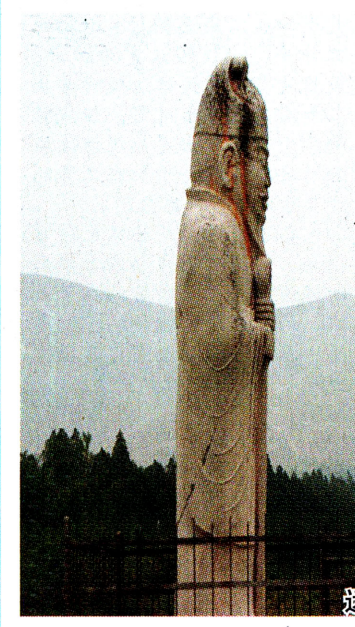
小的时候,在舅家的自留地里挖回一棵只有一尺高、面条细的杏树苗,栽在了自家院子左边靠墙的地方。
那时候只有一个愿望:每天和小树一起长——它长得那么矮——我只要每天和它一起长,总有一天会长得成为全世界最高最壮的人。
第二年,我突然发现它快和我一样高了。我每天用力地学习,用力地吃饭,我一定要始终高于它。一天早晨,我和它比个高,我站起了脚尖赢了它;第二天,我蹦起来,涨红了脸赢了它;第三天,我蹦起来使劲扇它的耳光;第五天,我想让它自己成长,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酸酸的杏儿?从这时候,我每天都在树下凝望它带露的梢头,思考它心里的想法。
三年以后,我要外出上学了,它也开出了头一树的花。为了看它结果,我在学校每周周末的所有活动都不参加,只想围着它;我不在的时候,肥是否上水,水是否喝饱,都成了我的牵挂。
又一个初夏的季节,终于在



它茂密的浓发中发现了两个小小的绿杏。全家人都有了一个期待和愿望。母亲还特意告诉每一个人:杏儿黄了才可以摘,最好让它自己落下,要不然,它会气死的。可在它们快黄的时候,一阵大风,一群贪嘴的麻雀雀让其中一个含泪而落。为此家里赶紧养了一只猫。可就在全家人把希望全集中在唯一的那只躲在密叶下的小杏子的时候,一个周日我回到家的早上,却发现那只鲜绿的杏子却躺在院中央。此后数年,邻家的小妹一见我就逃。
母亲的话应验了——从此后,数年间,杏子再都没有坐果。但每年刚一初春,它满头的花香总能引来满院的春光。
其间我参加工作那年结了一个。
我结婚那年,在初夏骄阳下,母亲忽然大喊:“看,今年坐住杏儿了!”在绿绿的枝叶中,果然有十来只鲜绿的杏儿迎着阳光若隐若现。接着两年,杏儿连

西塘想去很久了,却每每错过,许是缘分未到。于是,每次错过后都是一笑了之,凡事随缘。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原来离我并不太远,那是一处曾经被呼作“吴根越角”的地方,然我却总在远处寻觅寻觅的。
到达西塘已是夜黑时分,在一个标明了“西塘入口”的所在徘徊良久,还是不敢贸然前进,只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太新太现代。退而去找当地人打听老街方位。一个正守着小杂货铺绒线的女人听到我要在老街住宿,马上热情地打电话帮我们联系客栈,甚而利落地打烊关店热心地亲自带路前往。而就在我们的满腹狐疑间,老街终于在经过一条窄巷——计家巷后豁然现于我们的面前。只是,这样的古镇老街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并不觉得新奇,继续前行,这一回才真正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就像时空突然倒转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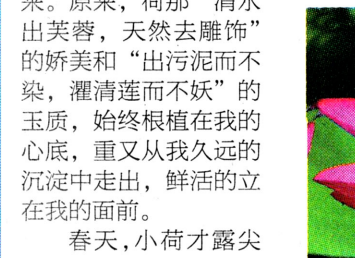
般,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闹和人声鼎沸的骚动。眼前,河道静谧,橈声已歇,没有期待中的烟雨的长廊婉转蔓延,灯影憧憧,人物散漫,这才是我一直以来魂牵梦萦的西塘。
有人说,西塘是一个让人找到前世的地方。果然,那一串串水上水里上下影接的长长短短的红灯笼,仿佛将人的前世今生串联了起来。一路而行,更有那时而可见的岸栏旁对酌的情侣,直叫人联想起沈三白和他的芸娘来;或是搬出一桌酒菜临水而饮的驴友们,一番肆饮直道“建安”,……西塘是温和的,西塘是自得的。一人独行,或是三五成群,一切随意。
长廊、桥影,一梦千年,而客栈的名称恰将这些美一网罗尽——廊桥梦,一个集酒吧



碑林 杨味 摄

喜欢荷,是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开始的。那时还在读高中,现在依然清晰的记得里面优美的段落:“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从那时起,每当荷花开的季节,总要抽挤一些时间到普者黑观荷。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又久违了她,终日里朝出晚归,柴米油盐,碌碌忙忙。虽然我们这里有荷,但一年只有一季花期,冬天都躲到淤泥里去,我们看不到她,平常都在忙生活,直到每年七、八月才有机会去赏荷。一见荷,我心去这荒芜荒了的池塘里,仿佛被投入一粒石子,随即漾起串串圈圈的涟漪来。原来,荷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娇美和“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玉质,始终植根在我的心底,重又从久远的沉淀中走出,鲜活的立在我的面前。
春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或卷曲如羊角,或圆圆如素碗,黄绿色的嫩芽刚刚露出水面,娇嫩得风不忍吹,雨不忍打。悄悄的小影倒映在清澈的池水中,与飞鱼虫嬉戏。
夏,是荷最风致的季节。圆圆的荷叶,有的平铺水面,有的高擎如伞,密密的重叠着深深浅浅的绿。叶间点缀着红

白的花,有的盛开着,半露着黄色的蕊,如端庄的少妇;有的打着骨朵,欲放未放,又如娇羞的少女,含粉凝露,清香袭人,涌波而出,艳而不俗,清容丽姿。微风吹过,荷似一群粉面绿裙的舞女,和着蝉鸣蛙鸣,翩翩起舞,惹的蜻蜓翠鸟流连而忘归。
七月的细雨中,荷被雨纱弥照着,如出浴的美人朦胧于淡蓝色的雨烟里,骤雨袭来,倾泻的雨注,如万把珍珠从天外泼下,在碧绿的叶子上回旋滚动。“绿叶浓。遍地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乳燕雏莺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
荷,只需一波清水、



半池淤泥,奉献于世的。却是美莲,甜藕和苦芯。恰似不沾人间烟火的女子,风来梳妆,雨来沐浴,从不为天势而左右,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中是怎样的唯美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她自己便是阳光;没有快乐的时候,她自己便是快乐。一株荷,却有如此完美的自足世界。

文侯发阳

荷之恋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

文侯发阳